

附錄六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181-207

時間：2004年11月12日（星期五）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七樓714會議室

主持人：

吳明烈 副教授（計畫主持人、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與會人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如哲 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李藹慈 助理教授（計畫共同主持人、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林美和 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張明致 校長（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

張婉君 主任（台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張菟珍 助理教授（計畫共同主持人、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馮朝霖 教授（政治大學教育系）

黃明月 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黃富順 教授（中正大學成教系）

賈維平 主任（青草湖社區大學）

楊碧雲 專員（台北市教育局）

座談內容記錄

吳明烈教授

首先非常謝謝各位教育先進，應邀參與這場焦點團體座談，本專案係由教育部委託，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專校院之策略聯盟。我們所探討到一些國內跟國外合作的案例，策略聯盟的部分我們分別請李藹慈教授跟張菟珍教授跟大家做進一步的說明。

李藹慈教授

好，首先我先報告一下我們目前針對國外跟國內所做的一些探討。大家曉得國外的社區學院大概可以分成兩種型態，一個是美加地區的社區學院，另外一個是歐洲地區的民眾高等學校。美國社區學院是兼具正規教育跟非正規教育的性質，修完學分之後可以給副學士的學位，或者可以轉學到一般正規大學的三年級。歐洲的民眾高等學校，主要是非正規教育的性質。所以我們做文獻的搜尋的時候比較沒有看到歐洲部分。

所以這邊我們只是先呈現我們看到美國社區學院的做法，但是不代表我們要跟他們是一樣，或是我們認為我們的社區大學跟他們是一樣的意涵，只是讓大家

知道他們合作的方式。在美國社區學院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他們合作的項目可能包括，推廣教育的服務，或者是說在資訊跟專業上的分享，甚至是在課程上的一個合作，社區學院跟正規大學的合作。在合作的模式上可以看到，一所社區大學它可能會跟多所的正規大學進行合作，譬如說這個 community college 就跟這四所大學有合作開設課程，或者是說從一所大學，愛荷華 state、愛荷華 state university 它可能會跟多所的社區學院合作。除了剛講到的那些合作項目，他們可能還有聯合入學、聯合行銷、教室資源設備分享，還有教學研究的合作。

在國內的部分，根據全促會所提供的資料大概國內八十五所社區大學，我們都有一一的打電話去，那我們就可以發現，目前國內的情況是可以分成正式合作跟非正式合作的關係。所謂的正式合作關係就是說，它已經有跟正規的學院大學學校院有契定備忘錄或是開設學分班，發現有四所的社區大學目前有這樣的一個做法，包括員林社大他跟中州技術學院他們有師資的交流和學生的互談，青草湖社區大學有跟交大有在簽訂合作備忘錄，然後高雄的新興社大跟鳳山社大是跟輔英科大就是有共同開設學分班，這是所謂的正式合作部份。

非正式合作的部分，我們現在看到大部分的社區大學是採用一種非正式合作的方式，合作項目主要是在師資的支援部份，當然還有的是場地跟設備上這樣的一個支援。接下來我們就請菟珍老師幫我們在個案部分做詳細的一個介紹。

張菟珍教授

主持人、各位學者專家來看一下我們用個別訪談的方式，把剛剛國內有做基本上我們看起來是有正式的跟大學校院合作的社區大學我們來做一個簡單介紹。

第一個就是員林社區大學，他跟中州技術學院合作，它在教學上面，它是師資的互相支援，主要就是說配合地方產業，跟大學校院的專業能力，希望能夠跟國際接軌，因為國際現在就發展地方的休閒產業，各種文化產業，它的服務項目，志工的相互交流支援，初階的課程是由社區大學進行，如果學員能夠取得中州技術學院的二技二專或者是週末班的資格，在社區大學修習過的專業學分就可以跟中州技術學院互相承認，辦理學分的抵免。

接下來，就是新竹的青草湖社區大學，它的合作對象是跟交通大學簽訂的一個備忘錄，備忘錄裡面的詳細內容主要是分圖書館、專業教室跟師資的互相合作上面。圖書館方面，社區大學學生可以到交通大學借書，那對一般大學來說，社區大學的學生證是不能夠到普通大學借書的，除非他另外辦一個借書證。第二個就是，電腦教室跟一些專業教師資源的使用上，可以跟交大利用。第三個就是，方便交大的大學老師到社區大學授課，使他有正式的依據，上次在南區的焦點座談上面，林孝信先生他還特別說他們其實在通識的課程上面，是跟清大有合作的。

接下來就是，新興社區大學。他主要合作對象是輔英科技大學，我們看起來

他們是在學分的開設上面最清楚的。他們共同開設學分班，開設的課程是藝術美學還有中醫美容、美術進階的實作技術。

接下來，鳳山區的社區大學它主要也是跟輔英科技大學共同開設學分班，課程名稱是幼兒保育學士學分班。到目前為止我們總共焦點訪談了六所社大，其中四所我們是看起來有策略聯盟的狀況，介紹到這裡，謝謝大家。

吳明烈教授

以上是我們這個專案的目前進度還有研究的一個情況報告。接下來就是要麻煩各位專家學者及貴賓，針對我們今天有四個主要的討論議題。

第一個我們會探討到社區大學跟大學校院他有什麼樣的合作機制跟模式，這裡面包括合作的必要性跟可行性，還有合作的一個模式。第二個就是探討到社區大學跟大學校院可以有哪些合作的項目、相關的規範，這裡面我們可以分別針對教學研究、推廣服務還有學分到底能不能夠承認，或者承認的一個規範，和其他包括場地設備等等，我們可以進一步跟大家做一些意見的交流跟分享。另外，還包括到如果可以承認社區大學學分的話應該包括哪些基準還有包括哪些要件。第四個就是我們可以根據社區大學跟大學校院進行策略聯盟的時候他會遭遇到哪些問題，還有應該有哪些因應的策略。

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一些個人的觀點來分享，我想因為王如哲教授等一下有課要先離開，中間會再進來，是不是請你先針對這幾個題目跟大家先做個分享。

王如哲教授

主持人吳教授、還有在座我非常尊敬的黃校長還有師母級的林美和林教授，還有我們樓下黃主任，經常久仰大名，但是我們也很少下來，每天好像很忙，那另外就是我今天也很高興看到是四位過去我服務的學校，有四位中正大學。過去我們很多的合作。今天有好幾位都是社區大學的實際上的實務工作人員，我想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來參與今天的座談會。

我想這個各位都是在社區大學的這個領域有相當多的研究，同時也參與非常多的，我想各位對個部分的了解比我深入，我很冒昧的就是因為今天有課，我就先發言，我想後面一定會有更精闢更深入，針對這個討論提到的問題去做這個充分的意見交換，我想我就這個針對我所大概看到這個題綱上所列的這些問題，不一定是逐一的，大概我覺得我可以提出來，引發大家去思考的，我就把他提出來。

社區大學基本上在國內他還是屬於非高等教育機構，因為他沒有 degree。因此，實際上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討論為什麼要去跟大學校院合作，合作這部分就是說試圖去突破將來在社區大學所修的學分特別是在學位的承襲上的學分，也可以得到承認。將來也有機會可以不管是在社區大學或者將來轉移到大學裡面，最後也可以取得學士學位。所以我想從必要性跟可行性這個角度去看，我覺得以現在

的情況，社區大學本身希望能夠開設的學分就是屬於學士學分以上的，這個部分可能有相當的必要性尋求跟鄰近大學來做合作。

提一個例子就是，英國不是所有的機構都能夠使用這個 university 的 title。他要經過一定的法令途徑才能夠使用 university title，對於其他非 university 的這個機構，他如果要開設高等教育課程的時候，過去他是用國家協會頒授委員會來認可，所以我們看到的實際上除了取得這個 university title 以外的其他很多機構，事實上他也有一部分的課程是屬於高等教育課程，就是可以授以學位。所以我覺得這個英國的這個例子就是說，怎麼樣能夠跟透過鄰近大學的認證方式，當然這在法令上後面可能說，我們現有其實相關的法令規定當中還是有很多的一個障礙。

大學本身能不能在不是他這個機構以外的機構，比如說師大在其他的機構他所開設的課程那他可能只能占一部分的比例，有一部分的比例必須要在師大這邊開，最後他才能夠拿到學位。所以即使說透過合作的方式，我們看到就是說，可能在現有的法令上，基本上這個限制，即使是社區大學區域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就是說將來要提供學位的課程，那麼勢必受制於現有的法令規定，就是說他可能有相當高的比例還是要在原來的區域性大學裡面來授課，這個是我們看到實際上會面臨的這種問題。我剛才講到這個英國的那個例子。

我為什麼把他特別提出來，就是說以我們現在的情況來看的話，我覺得如果能夠一方面去檢視現有的政府在法令上的這些限制，那麼一方面就是走跟鄰近大學尤其是在社區大學所開設的屬於學士學位或者學士學分的這種層級的這個部分或以上的，他透過跟大學的方式，當然我剛剛講就是法令上有關於現在對大學的這個規範，這個授以學位的一些，如果在法令上沒有去突破的話那將來實際上也是非常困難，這個是我特別先提出來。

第二個我想剛剛其實在那簡報上有看到美國例子，不過我想提出來美國 community college 跟 university 他都是 higher education 層級的機構，所以我們看到就是他們的這個 community college 跟 university 的合作基本上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因為 community college 他基本上是高等教育，不過頒的學位是在學士學位底下。所以他如果要頒碩學士學位，可要跟大學有一些合作，或者我們講說在 community college 所修的學分，他將來到這個 university 其實也可以受到認可，就是說有關於 transfer 是沒有問題，因為他同樣都是高等教育機構。

我們在國內情況就是社區大學本身的定位，可能在這個地方面臨到一些困難，所以他就是說在社區大學本身所修的鄰近 university 願意給他承認，但是這也會涉及到我們大學法，跟學位頒授法問題。在美國這個同樣都是屬於高等教育機構的定位裡面的機構，比較沒有後面這些問題，就是學分的 transfer 是比較沒

有問題的。看到的美國的情況以及因為其實我剛剛講說英國他不是機構可以自己使用 university 的這個 title，歐洲其實有很多都走這個模式，所以你不曾看到說有非高等教育機構用那個 university title 的這種情形出現。可是在美國，他是你高興用這個 university title 就可以使用，不過它是用那個認證的方式，就是說政府、聯邦政府或洲政府是不是承認你這個機構，透過那個認證機構，去 review 你的課程，如果你列進認證機構的 list 裡面，聯邦政府跟洲政府就承認。有很多其他的機構事實上它是沒有在這個 list 上面，那我想這個對照這個情況就是說美國他是用那個認證的這道體系，在檢核這個機構這個所提供的課程，很多樣性，可以從學士學位以下到學士學位以上到碩士博士，不過他有一個認證的體系在規範他的品質。

以國內來講的話，我們事實上都是掌握在教育部，所以教育部透過相關的法令規定，我剛剛跟各位報告就是現有學位的頒授法，還有我們要變成是屬於政府所認定的高等教育機構，勢必是受到大學法的規範，那麼透過一定的申請的程序才能夠變成是高等教育機構。

所以我想我提出來可能在談將來怎麼去合作，基本上我覺得是對於社區大學而言，就是應該是雙途並進。一個就是說先試圖跟區域性的大學，特別是在學士、學分或者學士學分以上的部分，跟鄰近大學去做合作，然後去檢視就是現有法令上去要突破的部分，先去突破這個部分，那大概長期來講，我知道社區大學一直努力希望能夠能不能自己夠來 degree，恐怕這個要簽動的層面就比較廣。我是覺得說，先走第一個第一條路，將來大概長期的如果他的師資各方面能夠吻合那個現行的法令的規定，或者說我們去調整現行的法令，最後也有可能改變原有的社區大學的地位，這是第一點我先提出來。

第二點，我想要提出來就是有關於到底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他所謂的合作有哪一些模式。因為現有的文獻，因為社區大學它基本上不是高等教育機構，那麼在國外我看到的這種所謂的聯盟這種合作基本上他指的是就是說同樣都是高等教育機構，他有合作的關係，他合作的關係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模式，比如說他是非正式的合作，剛剛我們看到的，場地的租借、設備的使用這些都是透過非正式的合作，或者他裡面有圖書資源的的這個交流這些都是屬於非正式的合作。另外一個就是機構的層級比較低的，比如說他這個 community college 他就加入這個 university，加入 university 的這種方式也是種合作，他就可以開設學士學位的課程，剛剛我講美國他只能頒授這個學士學位以下，他就用加入 university 的這個方式這也是一種合作的一個模式。

另外就是說，平行機構的他們會合夥或聯合的方式，那麼如果能夠走的更進一步就是說，在一般大學裡面看到的這個系所，你在合作的另外一個比如說將來

我們的社區大學他也有相類似的就是說這裡有一個系所那裡有一個系所，這兩個是聯合的方式，所以我想就他的合作的方式，從非正式合作到最後剩只兩個機構，機構當中的系所是有 department 的這種方式，我想這個是長期來講能夠走向最後的階段是比較理想。這是將來在整個課程的開設、承認、學分的轉移、給於學費等等的，都可以發揮發展到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這是第二點我針對就那個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他的這個可以去策略聯盟或者是去合作的這個方式，我提出他可能有好幾種不同的這個方式。

我想我就提出幾點我的淺見，很冒昧的因為我對問題不是很深入的了解，我想在座的都有參與社區大學而且在正式教育體系以外就是非正式的這一塊有更多的深入的跟參與，我只是就我自己知道的把它提出來，謝謝。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王教授剛才提到很多英國美國的實例，其中剛才提到基於學位要不要採證的問題，因為這次不在我們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留著後續研究在探討這樣的一個議題，焦點方面我們就不把它放在學位上面。非常謝謝王教授剛提到很多很寶貴的意見。接下來我們請黃教授提供寶貴的建議。

黃富順教授

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因為等一下我也有事，所以我可能要提早走，我覺得今天談這個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的策略聯盟，策略聯盟到底他的這個目的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可能要先釐清楚，可能比較有一個 focus，因為焦點團體嘛，焦點在哪裡，如果說是學分，當然，或者進一步得到學位，這裡面也有承認學分，或從學分的立場說社大希望說他的學分是要跟或者大學的承認然後逐漸的走向可以頒發那個體制的話，這個問題可能就會比較的比較的要再比較的詳細思考。

因為目前來講，社大定位在一個非正規的教育體制，正規的教育體制要去承認一個非正規的教育體制，這中間是比較有困難的，而且現在是社大要大學承認，策略聯盟變成大學根本不必要社大來承認他的學分，所以這整個的策略聯盟來講，事實上是一個比較不對等的狀態之下，不容易有策略聯盟，因為社大來說，他現在定位在一個非正規的體制，大部分的社大也沒有自己的科，也沒有自己的課，你說我有場地跟你共用嗎，也沒有，我有師資跟你共用嗎，我也沒有專任老師，我有圖書跟你共用嗎，也沒有，所以幾乎，談策略聯盟，他都要去拿那個正規區域大學的多，正規區域大學能夠取之於社大的本身是少，因為社大現在連場地都沒有，要不然就是中小學要不然就是大學校院的場地，所以這個東西來說，本身就是事實上是單向的輸送比較多，對等的機會並不大。

如果照學分的採認，我社大的東西能不能夠大學也可以給我採認學分，中間可能要你的師資，他一定要了解你的教學的過程，有沒有評量進行，招生對象是

怎麼樣，再來，你的這個科目學分有沒有跟他開設的這個課程有沒有一樣。這中間蠻多的東西，每一個大學現在課程學分又自主，所以他有自己的看法，這個是比較不容易的。我到覺得說如果你一定要走學分這個路的話，教育部不是正在研究說所謂的非正規學習成就認可，也請我們黃明月黃教授做了一個專案的研究，如果這個已經成熟，社大先透過教育部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可之後，你就是達到這個大學都還不一定承認，所以那一個是一個中間的跳板，拿到那個之後，教育部，如果說這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篩選的機制以後，要獲得學分的承認，那可能會比較容易，而且教育部正在推動社大是一個非正規教育體制走向這個被採認比較有可能的一個教育的機構。

再來就是那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的合作的關係，合作的關係如果我剛講很多都是社大想要跟區域性大學做一種資源的共享，他去享他的資源。事實上他享過來的機會是不大的，所以這個可以說，當然就社大的立場，如果能這樣做的話，那非常的好。第一個，就是師資可以過來，不是社大的師資過去，都是大學的師資可以來支援。大學的圖書可以來支援，大學的這個場地，我們的學生也可以去運用。這一類事實上來說，如果社大能夠走這樣子的話，能夠跟區域性大學有一個中間有這樣子的關係的話，對社大是比較好。對社區大學，對於區域性大學來說，當然有一些屬於大學的合作、服務推廣的功能，也可以藉由社區大學的體系，大概是這個是社大可以我們提供給我們傳統大學或者區域性大學的一個地方，這個大概比較有可能。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社區大學如果說要跟區域性大學來合作的話，社大他們本身的條件來說事實上屬於推廣性的，推廣型大學的合作機會可能比較好，如果跟研究型大學的話，他可能比較沒有興趣，因為他比較不注重，其次所謂是教學型的大學。但是台灣現在也沒有區分的這麼嚴重，所以大家有都走向研究型的大學，從大學的型態來看可以跟哪一個合作比較有可能，那合作的這個，我剛剛講的，合作建立會對社大比較好。合作的項目大概就是師資、設備設施，包括圖書服務，這幾個層面。

目前社大要跟區域性的大學來進行策略聯盟的話，大概的困難的問題，在大學這邊會比較大。社大本身呢，大概問題比較小。因為大學輸給社大的多，社大輸給大學的少，所以困難的問題應該是在大學，那大學說，你能夠給我提供什麼？既然要合作了不能當方面要，那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掛個名目對我沒什麼關係，所以像員林社大來說，他是幾乎是私人關係在，這個老關係在，所以他本身就經營社大那麼久，當然就是私人的關係，而不是一個很片面的或者是說基於在某種互利互享的情況下來做的。

當然這個社大是我朝陽社區大學去辦的，大概這又是比較容易了，因為屬於

校內的一部分，校內也可以說學校的關係企業的一部分，這樣的合作都會比較容易。其他可能會相當困難，所以我們社大能夠提供給大學什麼樣子的條件可能一定要強調，否則大學憑什麼要跟你合作，你來要用我的師資要用我的設備用我的資源。

再來就是說，要加強共識，否則的話，大學事實上也有所謂的社區推廣服務的功能，如果能夠從社大來合作的話也不失一條可以強化功能的捷徑，所以就是說，大家相互的建立共識，那比較有可能，好，我先提供這幾點，謝謝。

吳明烈教授

謝謝黃理事長提供很多寶貴意見，剛才黃教授有特別談到黃明月黃主任有主持一個非正規學習成就認可的辦法，好像辦法都已經擬定出來了，剛好可以跟社大這個學分承認部分做一個結合，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做一個分享。

黃明月教授

有關於這個案子可能還不是那麼直接關係，只是因為剛剛主席其實有提到那個會比較牽涉到未來的所謂跟學位有關，如果我們今天只是談策略聯盟，我想這個問題還先...，因為基本上就是不能談對等還有很多法源，我想是不是我們能不能先聽聽就是賈教授這邊的就是說在合作上面有沒有什麼困難或者碰到什麼困難，然後單從兩位校長這邊先你們期待的是什麼那我覺得這樣子可能比較具體。

賈維平主任

各位先進還有各位社區大學的朋友就是謝謝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這個合作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們剛才聽到就是說，各位先進討論比較多的焦點，可能一方面是在你們是從大學這邊來看，然後我們這邊也是從社區大學來看，所以雙方的看法切入點會比較不一樣，我們最早在就是說合作備忘錄的時候，事實上可能也沒有想到到一個比較大的策略聯盟的部分，其實這個真的蠻單向的，因為社區大學當初我們是最早成立的幾所，資源上真的是蠻少的，而且當初可能在成立社區大學的時候就是說有比較兩個不同的爭議就是社區大學是要走比較成人高等教育的方向還是說要走那種比較社區教育這樣子的方向，因為這兩個完全是不一樣概念。

那時候其實就是說，社區大學可能很多大學老師也有很多的一些社區工作者他們是一個你要說剛開始有一點烏合之眾也好，他本來就是有一點複雜的團體，所以可能每一個人都各自去努力，去找尋各種不同的資源。大學其實我們新竹來講，真的是一個相對上是超級的資源，因為新竹市很小，他剛好有兩所幾乎是理工科的大學，資源其實蠻多的。但是總而來的講，也算是有利用到新竹這地方，可是分享給新竹的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就會有些像如孝信老師或其他一些，因為當初創辦人又蠻多是清

大交大的老師，他們就覺得說其實這些大學資源如果可以透過他們的努力來分享給社區民眾或許蠻好的，就基於這樣一個比較理想性的想法。當初其實我們是發現說交大比較積極而且比較贊成，所以我們就是跟交大積極的去運作然後真的去簽了一個合作備忘錄。這個合作備忘錄比較少提到就是關於剛才各位先進提到的學位或是學分認證的一些問題。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早而且當時社區大學要怎樣走大家也不知道，那時候社區大學甚至於可不可以給學分爭議都還蠻多的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也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我們那時候就是說跟交大簽處合作備忘錄，受惠最多的應該是在教學資源上。就是說可以利用交大的資源，可以來進行社區大學一些教學活動。我們剛開始可能講的比較理想性就是說真的是可以邀請大學老師，在大學裡面真的好好去開設一些課程。後來發現這其實有兩難，一個就是說大學老師通常也蠻忙的。而且，另外一個就是說教學的方法也差蠻多的，很多大學老師事實上不會很喜歡在這種場合去做一些教學活動這樣子。

另外就是我們發現比較嚴重的反而是：其實民眾在先天上假設他若教育背景比較高一點，他其實都有一些管道可以在大學裡面做一些教育或是考研究所，如果是一般教育背景原來就比較低的，他其實還蠻懼怕大學老師跟大學那個環境。比如說我們會想像說既然交大圖書館這個資源那麼好，你應該想像很多民眾會蜂擁而入到交大圖書館去使用這些資源，可是事實上這個蠻有趣的就是說，自從我們跟交大簽這個合作備忘錄之後到現在，可能我們從交大那邊發出去的借書證還不到一百張這樣，然後那個整個我們大概也去調過一下那個借閱率，說實在的真的會去借書的還真的是蠻有知識背景的。在圖書資源這邊，象徵上的意義大於實質上的意義。以後來我們就是故意讓很多我們的核心課程到交大圖書館去參訪，我們稱為公共的一種教學活動，這樣才會比較容易達到效果。

另外就是一些像專科教室的資源，這個會大於剛才提到的圖書館部分實質的效應。像我們社區大學跟國中小去借教室，事實上真的是有蠻大的困難，而且這個最大的困難事實不是說國中小學不好，而是他們在那整個行政管理上的借用度其實非常的難，而且我覺得事實上，因為社區大學事實上是非常在造成他們很大的困擾。我們的專科教室包括像電腦教室或是一些我們之前也有一些課輔的課程像我們有跟像清大的那個物理系那借用他們的天文台來開設學習的課程，類似像這樣的狀況。或是說有些心理諮商的課程，像清大的諮商中心，他們可以開設像藝術治療這樣子的一個課程等等，我們後來發現這種專科教室研討室甚至像我們開會的時候，因為我們社區大學一年下來辦了很多活動，那跟大學借借場地，這些是比較一些實質的一些幫助這樣。

這些幫助我們是覺得說幾年辦下來真的是有蠻大的差別，因為因為像這樣子的話我們自己心理會比較過的去，就是說我們像剛才也有很多先進提到我們現在

所辦的各類課程其實靠熱情也是不夠的，應該是在整個教學的方法或是說整個教學資源上應該是由很多的資源。一些可能整合比較好的資源進來的這種可能性，雖然它在實體上的資源是很困難的可是他可能在一個比較概念上的資源事實上相對上是比較豐富的，這是我們就是這個合作備忘錄比較努力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其實是一直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去思考到整個學分或是學位認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因為現在這個我是覺得說包括社區大學本身的想法，也都非常不一致，然後整個各界對社區大學的看法，社區大學的看法其實也都非常不一樣。我覺得大家剛才可能都忽略了一點就是說民眾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一線我們發現說，像民眾他們如果需要這個學分認證它們通常真的還是說在我們社區大學念一念。發現真的沒有學分認證，因為他們蠻喜歡社區大學，他們就是會偷偷的考了一個什麼樣的二技，或什麼樣一個，他就念了兩年出來然後再回社區大學念他喜歡的課程。

所以我是覺得說現在整個我們教育體制裡面提供對學分認證的管道其實還蠻多元而且還蠻豐富的，所以事實上他們也需要社區大學去提供這個部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對於一些，因為我剛才提到那些可能是年紀比較稍微輕一點的，那一些像比較中年以上的事實上根本在社會上有一些自己生命體系的這個位置。已經在工作上有提供他很多專業的訓練，所以他們在我們這邊反而是需要是像我們社區大學提供的社區社團這樣子的一個課程，可能會更重要這樣子。所以他們可能從來也不會想到說需要學分認證這樣的必要，因為他們其實大概都有年紀以上了，所以這整個來講這大概是他會有這樣的背景因素。

最後我是想提到就是說其實交大那個合作備忘錄對我們社區大學刺激是很大的，這個刺激是說我們知道說跟清大、交大這樣子是不錯的。其他，還是有一些比較高等的研究型機構，我們合作最多事實上是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機構事實上他本身目前也面臨了一些壓力，包括他必須得法人化，包括他必須得有一些除了在他本身的學術研究之外，可能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壓力就是說要不要有一些部分是要跟社區來共享，可能他們當然不會想到說他們要跟社區來挖什麼東西，但是他們會想到說現在如果不共享這些資源，後來會不會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壓力，或是現在他本身有一些組織他就蠻積極的去做這一些事情，我們就會沿用交大這個備忘錄去找尋他們，其實我們跟交大有簽這個備忘錄，是不是你們也可以跟我們簽這樣子的一個合作的關係，像這個還蠻成功的，因為根據那個例子像說國防中心跟我們簽一個合作備忘錄，我們後來也是蠻順的就是說可以，因為它們的研究人員就不像各位就是說比較是研究型的，他們可能有時候真的是推廣型的，所以他們真的可以來我們這邊授課，或是說把資源借給我們，或是說開放他們的平台或是網路空間。

甚至像清大也是現在大學各個系所或是各個中心都蠻獨立的，所以他看到有這樣子的合作備忘錄，他其實也會跟我們簽署一份，甚至比較小型的這種很簡單的。比如說什麼場地關係的契約，這種東西簽起來其實時還蠻順的，因為他會覺得社區大學好像在這個方面可能因為有些人給他這樣子的認證，他會覺得比較放心說讓社區大學來這邊借用他的資源或是怎麼樣的，所以整個來講我們把這個資源做整合。

另外，教學方面我們是我們也沒有把大學老師放在一個直接第一線距離面對教學場域的位置，因為我們自己也實驗大概整個下來不會很成功。而且現在真的是我們來看青草湖社大真的開課老師其實真的是現在大學任課的情形還蠻少的，可是她們其實在我們幕後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包括這個幕後的推手或是說他在很多的教學上會提供一些很不錯的一些很良性的一些批評或建議，甚至就是說在我剛才提到的這個資源上。他其實是有時候真的哪些資源沒辦法打通的時候，透過這老師來幫忙有時候這種私底下的關係或許會比較快。

唯一的隱憂就是說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制度性的，像剛才我們進來的時候就聽到一些社區大學的夥伴們，他會覺得說這整個過程其實是非常辛苦的，就是說他其實要付出非常多的精力在很多人際關係上去做一些努力，這個努力可能有一夕之間包括法令變了或什麼環境就瓦解了，這個也是我們目前遇到的一些很大的困難這樣，我大概不好意思發言到這裡，謝謝大家。

張明致校長

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先進今天很榮幸能夠來參與個研討會，向各位先進來學習。這個主題，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專校院的策略聯盟，尤其對社大本身來講絕對是正面的。第一個就是可以達到社區大學成立的宗旨，解放高等教育到民間，讓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士，也能夠分享到高等教育的資源。另外一個好處也可以結合社區的服務，因為我們所了解有些大學他們是強調要跟社區做一個結合。運用大學的一些人力物力做一些社區的服務，當然這個結合的誘因應該也是有的，比如說大學本身有一些豐富的教育設備還有專業能力的資源。社區大學本身至少都有一兩千位的學員，差不多三千多位的在台北市，所以這麼多的學員有時候在區域裡面跟區公所行政單位的一個結合，這也是一個政策的宣導，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就是說一般如果一個大學要推廣社區服務，剛好社大就是兩三千位的學生也是來幫助大學來推廣社區服務的一個人力資源，像我們的志工隊這個都可以做一個結合，另外一個好處當然這個如果合作的話一定可以提升社大的一個形象，提升社大的一個地位，當然也誠如黃富順教授所講的，這個好像資源不平衡，可能是社區大學的意願比較高，大學的意願性可能不會那麼高。

教學跟研究方面，是不是就是說像我們社大也經常有大學教授像師大教務長，李教務長，過去常常帶研究生或是博士班的學生到社大來做一個學習或了解，做一個學術的研究，這個無論是說對他們論文的研究，或是說對於這個教材的研究，協助這個社區大學來做教材的研究，或是說教法上教學技巧上，比如說這個英文系的或是日文系的，因為我們到傳統的國高中或是到一般大學正統學校教英文或日文跟教社區大學成人那個教英文跟日文的方法的技巧是不太一樣的，社大的老師比較需要一些成人教育的理念與技巧，這方面也可以合作。

甚至於給一些研究生或是博士班的學生做一個實習跟研究的地方，甚至目前社區大學也是有一些課程是由大學裡面的研究生或是博士班的研究生來授課的課程其實蠻多的。像這個也是，還有我們也發現這個教授在指導碩士論文常常要社大幫忙填這個問券調查，這個經常我們受到這方面的要求，但其實我們都盡量做，其實做起來多少也會耽誤學生的一些時間，但我們覺得說這也是是一個合作的模式。

另外或者是我們在做這個因為社區大學，教育局也是希望說我們要成為我們社區民眾所屬的一個社區大學，雖然是人力物力有限，但是也鼓勵我們要做個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方面，事實上目前社區大學也是有跟一些教授，像我們士林社大跟那李鴻展教授，還有一些教授，在做一個東士林或是西士林社區的規劃，因為這些教授一般也是平常也在大學任教，其實說透過這個合作的模式的話，因為它們是個別來找。社區大學任教也是自己來應聘，或是有人推薦，如果透過這個正式的合作模式的話，他也許可以更名正言順，我覺得這文史工作，社區大學在做這個工作，大學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也是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所以說在教學方面跟研究方面，這個是也是有合作的空間。

推廣服務方面，這談到地方產業的推廣，像我們士林社大也常常跟士林農會辦一些農業推廣的一些活動或者是一些專案，如果說像我們一般大學裡面的農學院，這方面有這個理念跟實務如果去結合這方面如果去配合的話，因為社大兩三千位的學生，有時候平常像他們農會自己辦活動也是辦不起來，如果他們活動推出來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把這傳單發到學員或各班級或學員，這個傳單多的時候一個人一張，沒有的話就是用宣導的，一般他們辦不成的活動透過社大來協辦，辦成功的機率就比較大，如果說在看這個農學院方面也是可以有這方面的參與跟合作。

學分承認方面，像我們也經常遇到，有些人打電話可能大概是比較年輕的或是中年比較多年長當然是比較少，他們想讀空大或是他們想在其他大學選修學分這方面，他們也經常打電話來問說我們這個學分有沒有會被承認，當然我們覺得說民眾也是有這個需求，當然需求的比例也不是很高，但是有這個需求的話也是

可以被做專門的合作。

場地設備的資源共享，當然談到圖書館這個資源能夠提供給社區大學的學生來分享，社區大學的學生一定非常的高興，我也想到說這個大學他願意不願意，如果人去多的話他們大學本身的學生會不會來抗議，因為人多會影響到他們的權益，或佔用桌椅或是怎麼樣，那剛剛我們賈主任也提到說去的人不多可能事實上也不會很多，一般社區大學的學員想去做這個進一步的研究的比例是不高，但多的時候也是可以一個限制，比如說一天裡面能夠多少人進來其實也是可以做這方面的規劃。

還有就是說社區大學，像我們在百齡高中場地來講，真的是有一些要做專業性的教是跟設備還是不足，他雖然是裡面有國中高中，他的設備是國中的設備，它是用國中來提升到高中，加上有些他們專業課程的老師他們比較保守，他們專業課程教室也不太喜歡借給社大來使用，因為他們覺得說維護各方面不容易，但是如果說一般的大學願意提供有專業這方面的教室這方面的設備，對社大的學生來講是一大福音。

當然也得考慮到說，誰辦學校他們對於這種的考慮，這設備借給社大當然在維護或者是權責歸屬問題。比如說我們借百齡高中的電腦教室，反正有壞掉的，如果是白天的學生弄壞掉的，壞掉就是社大要去承包的，這個滑鼠被偷被剪斷，或是任何的損壞，我們士林社大都百口莫辯，都一樣要一切承包。如果說將來跟一般的大學來合作，這方面他們也是不是會這樣的考量。

所以剛剛所以說，我們黃教授談到，朝陽大學他們本身有承辦社大，這就沒有問題，我想私立學校，像台北市有幾所私立學校，他們也辦社大，當然是沒有這個問題，反正他們一體，或相關企業的這可能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不是的話，可能都是一些問題。這個問題除非說一般的大學真的是一種好像宗教的使命或是濟弱扶窮的一個精神，或是他就是覺得說這個終身學習社區大學成立也是政府的一個教育政策，他們如果說有這種肩負這種使命來站在學術的立場，那可能就可行，所以談到權利義務對等的話可能就有許多問題。

事實上我們士林社大，我個人也是跟我們一些工作人員去拜會過銘傳大學跟東吳大學，甚至我們也向一些學程規劃我們是希望他們能來幫我們做一些規劃，當然是拜訪之後，他們說好好好，他們連絡研究一下，但好像都沒有下文。如果說學術性課程的一個合作，聯合開班或是招生的話，學術性課程當然是對社大來講比較意願來講應該是會比較高，如果說生活藝能性的課程，像其實目前的大學本身都在做推廣教育。銘傳、東吳它們都在做，像文化大學，他們推廣教育開的課程其實都跟社大是有重疊的，而且大部分也都是以生活藝能性的課程比較多，所以在教育局來說這個社大生活藝能課程不能開的太多，可是一般的大學他們的

推廣教育大部分都是一個生活藝能的推廣，生活藝能的課程他們不是在招生，他們是怕沒有學生，而且他學生多的話他覺得說有利可圖，他願意再把這資源分享給社區大學不曉得意願高不高，這個也是我們要去考量的。

如果學術性課程本來就是學生不多，學術性課程目前大學來講，我們都是列為五折優惠課程或是免費課程，來吸引學生，所以這些課程都是賠本的開一班要賠一班的，這種情況社區大學本身來講是很願意，這個一般大學區域性大學不是有這個意願。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用意非常良好，也是非常正面的，只是說這個資源條件各面不等，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兩頭燒，恐怕到時會變成一頭熱，這也是我們要考慮的一些問題，那這是個人的一些淺見，請各位先進多多指導，謝謝。

張婉君主任

主持人還有各位學者專家還有社大的工作夥伴大家好，我想，以大同社區大學成立三年，向在座各位報告一下有關於我們從文教基金會在規劃社區大學和大學校院的一個接觸到成立三年來的合作經驗分享，文教基金會在民國九十年，年初開始進行大同社大的規劃，當初因為是跨兩個行政區，中山、大同。所以在基金會規劃的時候我們就極力尋找區域內的大學校院來做一個就是說取經還有學習合作這樣子的一個對象。

我們在九十年初的時候，第一個，這個大學校院我們想合作的就是實踐大學，那實踐大學謝校長一直跟我們基金會有一個長期合作的關係，特別是我們基金會因為在工作社會方面也長期是實踐大學社工系合作的一個學習機構，所以我們在九十年初馬上就得到謝校長的大力支持，在規劃的時候，我們的課程特別是學術性方面的課程，就由這些實踐大學的這些老師們的協助做很完整的規劃。

我們成立這個委員會，就是大同社大籌備委員會的時候也獲得華梵大學校長馬校長的全力支持，因為他個人跟我們基金會董事長的交情，所以可以說大同社大在規劃還沒有得標之前已經獲得實踐大學跟華梵大學這樣的兩個正規大學的全力支持。九十年我們九月成立之後，實踐大學社工系學生就進入我們大同社大來做一個建教合作的方式，所以長期來三年我們一直有實踐大學的實習生到我們大同社大來做實習，到目前為止我們有將近十多個實踐大學社工系的學生在我們大同社大做實習，這個完成的一個工作。

華梵大學方面，從一開始，華梵大學就希望一直跟我們學校做一個所謂推廣教育的合作，因為華梵大學本身是在那個深坑的山上，但是三年來我們一直在談，校方也都一直很積極的希望說說看有什麼合作的方法，那三年來還是在談的階段還沒有實際上的操作，因為這裡有牽涉到一些所謂的法規問題法源問題等等。

台大農推系，今年夏天就和我們學校合作了一個所謂的社區培力的課程，這個合作方式是成功的，順利的在我們大同社大招生，也在大同社大的場地完成這個課程，在社大參與這個課程的學生，也獲得台大農推系跟大同社大合作的一個證書吧。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這應該不是所謂的學分，就是一個證書。這是跟台大農推系合作方案成功的例子。

我們目前還是跟台大環工所有進行合作，我們主要合作的就是，大同是一個老舊社區，所以我們希望在社區綠化上面，可以積極的藉由台大的專業，然後帶領社區一群有熱情的學員共同將實務面跟學術方面做結合，在社區做一個實踐的工作那這個是還在進行當中，有台大環工系的老師還有就是園藝系的老師在跟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師範大學，就是貴校，我們學校從一成立，就有研究生長期在我們那邊做所謂的論文研究報告，目前有兩個研究生，順利的在我們大同完成他們的碩士論文，再來就是我們與東吳大學還有台北大學也有合作，這方面的合作是屬於社會工作東吳大學，由於我們大同社大的這個特色學程是資源服務學程，我們的學程總召集人是蔡漢琴教授，他目前在東吳大學任教，所以我們很自然的因為人的關係就進行合作，也由於我們學校的校務顧問是台北大學的校長-侯校長，所以他特別希望他們公共行政學系老師們跟學生們，可以與大同社大來做一個合作建教的對象，可是這都是還在談的過程，以上報告的是屬於比較非正式的，除了實踐是屬於建教合作的一個模式，以上報告的也是屬於比較在所謂的推廣服務教學。

然後研究方面，正式簽約的是致理技術學院，我們跟他簽約是有關於這個所謂資訊網路的計畫，我們已經跟他進行一年多的簽約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也一直持續在進行，我想還有就是我們也跟中正大學，一直有所謂成人教育研習這樣一個課程的合作方式，這個合作方式是比較針對我們大同社大的教師們，爲了要提升他們的教學品質，那我們有將近兩年的時間，都是近期在寒暑假，跟中正大學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方式，那是我們目前三年來成立，跟校院們合作方面的一個實際經驗的報告。

今天的主題就是談到就是社區大學與區域大學的這種策略聯盟，其實站在社區大學的經營者的一個角度我們是樂觀其成，但是實際上我們也很明瞭因為社區大學畢竟就是所謂的人家說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先天不足的原因可能是法源的很多很多的有待商討。至於後天的失調是由於在這個所謂的設備、老師、工作人員的人力各方面，其實都還是很困難，但是跟大學校院的合作對社大來講是非常正面的，畢竟大學校院是有計畫有系統有組織然後有強而有力的學術理論基礎做後盾有非常優秀的這些教授們，可以給予社區大學一種非正式的一種學習機構會更強化他的體質，那是很正面的。

但是在合作的方式上，站在我們目前我們跟各個大學校院合作的狀況下，我們認為就是說大學校院直接積極主動的來參與我們社大的各方面的工作，是比較可能的，但是社區大學要積極正面的去參與大學校院是有困難的，站在社區大學正規學校來跟我們策略聯盟對社區大學絕對是有助益，也相對的對我們社區居民來社大學習，我們可以提供更學術這方面的專業知識給他們，社區大學跟正規大學其實還是有他的屬性跟他的區隔。社區大學，我想社區大學成立，它具有社區居民學習這樣的一個性質在，還有就是說社區的這個所謂的社區發展，還有社區營造使命，這樣的工作，在我們社區大學的經營理念。

但是正規大學應該是屬於專業人士或是專業人才的培育，還有就是取得學位，還有就是專業領域方面的研究，跟社大的學習是有區隔性的。所以社區大學的社團跟這個生活藝能的學員還是居多。以生活學習藝能之後針對於社區居民他們有興趣的學習，他們學習之後我們來培養他們凝聚共識組成社團，組成社團之後，如果在學術在這樣子的一個支持之下如果有大學校院的教授們來帶領他們，會讓他們將所學進入社區來來做社區服務，達到社區總體營造這樣子的願景會更快速。

所以我們社大真的很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話，特別是在學術的部分可以跟大學校院做配合做合作，因為現在社大的一個學術招生都面臨很困難的地方，最主要學術部分沒有誘因，沒有誘因的原因是，有的學生會說，因為我學了學術我也沒有學位也沒有什麼認證也沒有學位的什麼證書，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那是很枯燥的，可是在社大的這個社區總體營造使命裡面，學術卻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石，但是我們怎麼來鼓勵我們的社區居民，不要怕學學術，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是未來我們跟大學校院真正可以結合來共同達到社區大學要建立公民社會這樣子的一個使命，謝謝。

馮朝霖教授

剛剛聽了很多先進的不管是學術界或是社大的這些先進的報告，我是覺得我想我這個獲益良多，那很感謝主辦單能夠讓我參加這樣的一個座談，事實上我們也聽到就是說，不管那個名詞的定義怎麼樣，就是所謂的策略聯盟，但畢竟透過我們剛剛的發言也聽到事實上社大跟區域性的大學之間事實上都已經存在的一些各種方式的合作關係，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先正視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說他們的合作存在了，不管正式或者是非正式。

所以我想現在可能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更拉高到一個比較高的層次去談說到底是誰比較獲益，或者說是不是單向的或是雙向的問題，而是站在一個社會比較高的至高點說，社大跟一般的大學之間應該要有怎麼樣的一個關係？那麼才可以使得我們在要發展所謂的終身學習社會這樣的一個願景，能夠

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所我想我先要發表的意見大概就是針對這一點，意思就是說如果終身學習社會是我們這個社會未來很重要的一個發展的目標也是國家教育的政策的話，那麼社大跟大學這個地方，是不是都要去思考他們在這個樣子的目標上面，他們是不是有他們應該再加強的或者是說再繼續去努力的一些方向，因此我會認為如果這樣思考的話我們就不會認為講說是不是大學對社大沒什麼需求，只有社大對大學會有一些需求，所以這談不上什麼策略聯盟，我想這可能就不會是這樣子。

畢竟我們高等教育就是說在一般大學裡面事實上它有比較多的一個限制，有一些負擔，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說他要去做一些改變要去應付我們這個社會一些需求的話，他事實上是比較困難，反而是社大因為他剛好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條件之下，所以在短期間幾年之間，有幾十所的社大在台灣發展，這可能在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歷史。歐洲這個社區大學的發展或是說所謂的這種類似這樣子的機構也是一百年的歷史才比較成熟，那我們在短短的幾年之間這樣子的發展，所以畢竟要有他一些社會條件，不管把社大定義為說是成人高等教育或是說是一般的公民教育，我想這個可能都是短時間的爭議，長時間來看到最後就是說整個高等教育的一個普及化，這個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 已經是整個世界的一個趨勢。

那麼在台灣現在高等教育的一個膨脹，事實上也慢慢把高等教育這事實上往下拉了，所以可能這個社大跟一般大學之間的那個關聯那個區別也不是能夠那麼容易能夠說劃分，意思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兩者要怎麼去發展一種關係來滿足這個社會終身學習的需求，我覺得說我們是思考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我會認為社大會比較有條件來建構一個所謂整個社會學習網，成人教育或是終身學習教育的一個平台，這樣的一個平台剛剛我們聽到了幾位先進都有提到就是說，他是一個比較好去整合資源的地方，就是因為它的他目前是一個制度這個比較還不是那麼穩定的一個教育的機構，所以他是走在很多這種曖昧當中，這個我想也是一個必然，因為他畢竟是由民間開始的，政府在一開始事實上是沒有這些規劃，所以他有他的困境，因為我自己也是在前面幾年有參與這個社大的這個經驗，的確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說必須要有歷史的眼光。

歐洲在一開始的時候這些機構也是一樣也面臨很多這種困境跟很多這種爭議，但是慢慢的我想他就已經變成了這個事實上他也是這個在德國或者是歐洲的一些國家，他事實上是被應該是可以被定位是一個正式教育機構，至少說我讀到的文獻是這樣子，而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個不正式的或者是怎麼樣，像在德國這個所謂的民眾高等學校或者我們把他稱為叫做社區大學，事實上他們的民眾可以修

到一種叫做高中畢業文憑，就一個人如果失學的話他不能夠馬上念大學，至少他在那個地方可以修到高中畢業文憑然後他可以直接去連接到大學，所以這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發展，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應該去思考建立一個成人終身學習網絡，那這裡面就會 involve 到社大還有大學的彼此的一些合作或者說是一種怎麼樣的一種關聯，那我會比較期待就是說剛剛聽到就是我們的黃明月教授再做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我們大概也都或多或少知道韓國他們發展了所謂的高等教育的學分銀行，學分銀行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在這個需求之下發展出來的一個模式，就是一個人可能在很多地方學習，修不同的學分，滿足不同的學習需求，但是它達到一定的那個學分之後他可能就會得到這個認證，但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套制度可以在台灣成立的話，就是說一個人他可能在不同的時間在不同的大學在不同的社大或者是在不同的機構，都能夠學到他所需求的東西，在這個情況之下是不是一個終身學習這樣子的一個網絡是不是就慢慢的呈現，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嚮往的一個發展。

如果是這樣那接下來可能就要想的就是說那法制上面，剛剛我跟那個我們教育局的楊專員提到這個問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目前有哪些法制，是鼓勵這個發展，所以可能就是說要去思考一下這個對法制的 review，所以說是不是對大學或說對社大都有一些障礙的地方，這些障礙如果去排除之後，接下來我認為就是要鼓勵比較自發性的連結，比較自發性的這種策略合作，到不一定講說聯盟，合作也好，然後那個規範不要太過於細節化，而是要讓各大學各社大能夠因地制宜，然後能夠產生一個比較有特色的，符合他們的一個需要，符合他們能力的合作的一種關係，所以這個大體上我認為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來思考。

在這個情況下可能大家會有一種聲音是從社大成立以來一直在討論的聲音就是說這樣會不會讓大學的這個學位變成一個通貨膨脹，這個人人都是大學生那這個大學生還有什麼價值，我想我們大家面對這個問題就是說畢竟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我會認為學位不妨就讓他這個市場化，市場化意思就是說今天拿一個學位是台大也好師大也好或是說一個社大的也好，將來這個學位的價值就讓這個社會來決定，而不要是政府在這個地方一直在做裁判的工作，因為畢竟這個高等教育的發展個趨勢一定是越來越膨脹，越來越多元化，所以我會認為這個不要怕說有這個太多學分的認證或太多學位的這種這個膨脹，我認為應該讓社會讓市場來決定他的一個價值價位，這是在學分認證上我們會希望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那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我會認為，大學跟社大的合作，就比較會有那個空間跟有利的條件。

接下來我倒是比較願意去談說是不是只有社大對大學有需求，而這個大學對

社大沒有需求，我的看法是不見得，因為目前的一般大學其實也都發現很多的已經面臨很多的瓶頸，就是資源的有限，那很多大學事實上來講也都是人口非常擁擠，老師的負擔 loading 也非常的重，但是學生的需求是無限的，你怎麼辦？我們已經發現了比如說清大、台大還有像我們政大都不斷的想說在這個體制之外是不是能夠要有一些突破。

突破就是所謂學程的開設，這個學程的開設就是說，在既有的科系之外，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要增設新科系很困難，但是有新的需求你怎麼辦，就是來弄一個二三十學分的一個學程，比如說我們在政大發現很多留歐的人才，我們來弄一個歐洲研究學程，或者是說這個很多像是對這個社會有益的但是目前大學的課程不能夠滿足這種功能，那麼就以學程的方式來發展。可是畢竟這個學程也是一樣，還是會有就是說這個上課的教室各種資源的限制，那這個時候社大可能就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對象，因為社大本身沒有科系，但是它可以發展學程，因為二三十個學分不一定是在一個學期上完，也許是兩個學期或是四個學期，那這個方式之下我們發現事實上有很多社大都已經有這個學程的發展，比如說文山社大，在發展一個另類的教育學程，那這個另類教育也是因為涉及到我們整個教育的發展。我們有很多老師有很多的研究生，他們就會利用這個社大的學程來滿足他們學習的需求，所以也許這超越了大學他目前所能夠提供的一種這個資源，在這個地方事實上是它可以去跟社大有這個很好合作的。

第二個是通識教育，我們也都不諱言台灣的通識教育在大學裡面事實上都成效都不張，為什麼，因為一般的老師不願意去投入通識教育，他覺得說那是教學跟服務，所以通識教育就變成是一個形式化非常的營養，大家都認為他是營養學分，所以教育部才會想要去推展提升通識教育的品質。

但是我們反過來看，社大在台灣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事實上它就是要發展通識教育，就所謂的公民教育。那我看就是說也許社大的通識教育的成效他的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會大於大學，所以在這個地方如果一般大學的通識教育能夠跟這個社大來合作的話，意思就是說能夠突破一些目前計有的限制，能夠去承認這個社大的通識教育的學分，大學可以減少很多的，就是說可以減少很多的這個能量，他不需要到處在去張羅說聘更多兼任的或者是說增加誘因，因為它有面對其他更多這些壓力，競爭的壓力，它可以把通識教育這個部分轉移到這個跟社大合作。

跟社大合作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社區的服務，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說，我們的大學基本上因為過去的傳統，所以說跟社區是隔閡的，所以說是疏離的，在我們政大那個地方就很多社區人就是對政大過去那些作為非常的不滿，他們會認為你們在這個地方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就是意思是說對他們有很多的不便，會

有怨言，如果說可以透過那個社大學校可以提供給這些社區的居民能夠分享一些大學的資源的話，我想這個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發展就是說可以突破一般人對大學的一種形象，社區居民對大學形象的一些比較不利的那一面，另外就是說通識教育也有一些是比較屬於應該是要走入社區的。

我曾經到東華大學去拜訪，發現他們東華大學的通識教育就是走一個比較社區取向的，就是說讓學生主動去發現社區的問題然後去設計一個 project，根據這個 project 回到大學裡面來要求學校開設相關的學科，他是一個比較社區取向的一個通識教育，但是並不是所有大學都是這個樣子，所以假設說這個大學的通識教育有一部分是要鼓勵學生走入社區關懷社區的話，剛好社大就是這方面的優點長處，所以可以讓學生可以在社大裡面參與這種社區的這種學習跟關懷，一方面減輕大學開課的一種負擔，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學是可以有他的一個利多，並不是沒有。

所以我們社區大學的同學不要太過於這個好像都是要跟人家這個彎腰、拜託，所以說這個發展就是說可以比較多方向的，那到底就是說大學享有比較多的文化教育資源，如果可以適度的回饋給這個社會的話，我覺得說也不太需要過於斤斤計較，但是問題就是在大學本身這種行政比較多的這種官僚上面的這些限制，那社大剛好是一個比較靈活的，所以在開課上面畢竟是比較靈活，比較可以反應社會的一個需求。

另外大學對社大也可以還有一個需求就是說社大本身因為需要的是很多開課的老師他沒有專任的，誰願意去開課，剛剛提到了如果是教授，如果大家年紀一大把了事實上比較沒有那個動力，在社大上的課程比較好比較有吸引力的往往都是年輕的老師，往往都是這個講師或是博士班的學生，這是可以去做的一個調查，我想他們也都贊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是說大學可以鼓勵我們這博士班的學生，或者是年輕的講師，在社大裡面來開課，因為這是一種磨練，畢竟現在博士班會越來越多，就業市場也會越來越競爭，如果一個年輕的博士班學生，他畢業以後去跟人家 argue 的時候，你看看我有這麼多，但不一定說是非常學術性的，但是是蠻多元化的，或者是說教學的經驗，這非常重要，所以這是一個提供給我們這個年輕學術新進一個很好的磨練的地方，所以說如果社大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機會的話，事實上大學應該去 push 甚至去鼓勵，因為這是有助於未來你這些學生的一個出路的競爭力，如果是這樣子那可能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去突破說當這個年輕的博士班學生或是剛出爐的博士班學生一時還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他到社大來，那麼是不是可以在這種合作關係下，來取得一個國家一個講師的 license。

現在可能還不行，但是如果是可以的話那可以讓這些老師們可以有一個這個

生涯學術發展的一個轉接點，現在社大裡面可能有短期間的一個磨練，但是又能夠同時取得就是說正式講師的這個資格，這當然是需要這個大學能夠願意去合作願意去幫這個忙，我想才有這個進步的可能。

所以以上是我個人對這個兩者之間這種可能的合作，是不是策略聯盟我想這個可能是專業術語的界定問題，我就不去討論了，以上是我個人的淺見，謝謝。

林美和教授

主持人以及各位主任、黃主任，大家早，我想時間的關係，我就簡單的提幾點我的看法。

因為首先已經在講剛剛幾位的在學術圈的大概談到的都是在談他本質上，也就是說在本質上的一個問題，我們都已經去釐清他了，就是所謂釐清就是說社區學院跟社大跟一般大學他本質上就不一樣，而且也不是高等教育機構，目前就是說他的身分不是在大學，他目前的身分是有一點點比較不太清楚有點模糊，他介於高等教育，承認高等教育這一塊，可是他又介於一般我們講的社會教育這一塊的社區教育這一塊，所以事實上呢他的身分相當是相當的模糊性。

以目前我們的身分或是他的地位來講，即使在一般的行政單位，教育行政單位來講，他們的高等教育跟社會教育本身橫向的聯繫也不太夠，所以本身他們在業務上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更何況說目前社大會這樣兩邊踢來踢去，在這身分上一直沒有辦法去定位的很好，我相信是有這個關係，所以基本上我蠻肯定現在目前社大採的那個模式，就是說剛剛從簡報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來，他目前這樣我覺得蠻好的。

學分上的平時要承認或是怎麼樣那是另外一個技術的一個問題，還有這個資源的分享，我覺得像目前這樣蠻好的，這個暫時在沒有取得正式的一個法令的依據以前我覺得像目前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我覺得蠻肯定的，那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從目前社大的那個成就來看，如果我從學理上來看，目前社區大學在這個推動終身學習的一個理念跟落實終身教育這樣子的一個角色上，我們其實大家都蠻肯定的，這一點是蠻肯定的。

我們要從課程的一個規劃，因為我們的學生有很多碩士論文也都是做這一塊的，那我們也很謝謝，社大給我們提供這麼一個研究的一個機會來讓他們能夠去完成他的一個碩士論文，所以我們也了解他整個一個課程的規劃上，如果我們要從學術的學理上來看，基本上來講，他很符合那個 Gardner，我不知道各位曉不曉得 Gardner，Gardner 他的多元智力，現在目前在講人的一個發展，人的發展是朝多元的智力發展，但是這一塊的東西在大學裡面並沒有完全去實現他，大學裡面都是學科方面的，所以他都是在學術性智能的這個部分去發展，情意這方面一直都是比較被忽略掉。

我覺得社區大學是多元而且相當活潑，而且多姿多彩，所以如果我們要從這個整個完人的發展來看的話，從知識的本質來看，人的知識也是相當多元。所以那個知識，在大學裡面都是比較屬於這個學術性方面的，學術只不過知識裡面的一部分而已，並不是一個全部。所以社區大學課程規劃裡面，成人生活世界裡面，可以講複雜世界裡面的一些生活經驗的知識，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在這個部分，社區大學強調學術性的課程，並且要積極去追尋這個大學的地位，我覺得就失去目前社區大學的一個特色，我覺得目前社區大學的特色是蠻好的，讓大家快快樂樂，享受他學習的快樂，跟他的學習需求，然後又回饋社會。

剛剛各位主任提的，社區總體營造、關懷社區，這個已經是達到了社區大學很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培養現代公民。如果說從我們的終身學習理念來講，目前已經走向關懷社區，終身學習最後目標如果只是對你個人的成就成長，我覺得那是不夠，終身學習它應該是要在能夠回饋社會，這個才是終身學習目前強調的。

國外目前是終身學習的目標現在走向是回饋社會，不是只對你有利，如果今天對你有利的話那為什麼國家要給你去補助？去補助社區大學的費用，我覺得最終的目的是應該是希望在個人的能力提升以後，還要回饋社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目前政府他花了一大筆經費在這一塊那才是值得的。所以，我倒是蠻肯定目前社區大學的這個對於社會的一些社區的貢獻，因為每一個社區都有他的特色，去發展社區需要，然後往這個方面去發展，我覺得是蠻好的。

第三點如果我從資源的分享來看的話，目前我是覺得是採合作互惠的原則是蠻好的，我們也不要講誰吃虧誰佔便宜，如果我們要去界定這個策略聯盟的話，事實上這個名詞比較是模糊一點，我倒是喜歡用合作互惠，因為本來我今天來我就想到。

社區大學提供的一個研究平台，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學生很多，碩士論文是從社區大學裡面提供的，然後讓他們肯跟他們幫助。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我覺得可以協助做研究，可以協助我們學生在做研究，甚至於對我們大學的教授也蠻好的，因為我們那太學術性，可是對於一般基本的這些生活的一般的經驗知識我們確實是不太夠，所以這一點是我們蠻肯定的。

第二個就是說他可以去反應社會需求，剛剛這位馮教授所提的通識教育這部分，我也是蠻覺得的，目前大學裡面有一點點真的是變成營養學分，而且真的課程的內容整個活潑性跟實質不如社區大學，不如社區大學的這個我們很清楚。所以這個部分我倒建議說我們如果說要資源分享，除了大學的圖書館確實是可以提供社區大學的學生來使用，我們師大他是開放的，也就說不能借書，但是你有證件就可以進去，誰都可以進去，都當成是社區服務的推廣，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

得也沒有要簽什麼合約不合約的問題，你除非你要借書出來，否則的話根本都不需要。現在很多資料庫很多這個網路都很方便，所以資源的分享這個部分確實是在大學這裡沒有問題，只是說要借出來的書那我就不敢講，那個可能真的是需要私底下去簽約。

社區大學整個課程的規劃上確實是他有他的特色，我倒是贊成我們大學裡面推廣教育的這個部門去跟社區大學去做合作，這個倒是還蠻好的。可是我現在是害怕一點就是說，關心一點是因為大學現在因為經費要自籌很多，所以好像這個推廣部，社區大學唯一的不利的就是說因為他沒有一個場所跟人固定的一個資源，所以這一點你跟大學推廣部要去競爭的時候，確實是有一點點辛苦，如果大學願意的話，師資各方面然後他比較活潑性確實是這樣，其實你要合作也可以，就是推廣部跟社區大學一起合作，也許會更好也不一定。

好，這個就是我想到的可以往這個方面去思考，好，謝謝。

楊碧雲專員

台北市社區大學從示範到現在一來已經第六年了，學員人數也累積到十八萬人，相當可觀，而且在整個課程的規劃，其實在推展這個終身教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域，但是在我們教育局的立場都沒有把它定位為成人高等教育，一直定位為終身學習機構。

整個人員編制、課程規劃，課程輔導方面也一直認為他是一個終身學習機構而不是教改團體，一直在那邊強調他是一個成人的高等教育機構，這個題目的文獻探討又是針對美國社區學院，美國社區學院他是有學分學位比較正式的一個學校規模。我們社區大學真的是只有終身學習機構。正式行政人員只有五個六個七個甚至更南部的只有兩個三個這樣的一個規模。

一直說要跟那個區域性大學做策略聯盟，我認為是說這個題目是不是改成合作機制會比策略聯盟會來的比較貼切一點，剛才我們大同社大的張主任，她也強調的她跟很多的大學去談過去探討過甚至某個系，所以現在就是說我們跟大學合作的機制有可能就是說跟師大社教系的學生做合作，他們來我們這邊做研究或是只能對於某個系某個部門去做合作，沒有辦法說已跟學校對等的不太可能。

剛才我們那個交通大學你們把他列為正式的一個關係，可是他連那一張合作備忘錄都找不到，這樣子的話我是覺得說這樣子的研究感覺上好像根本就不是這樣子的一個關係，當然你現在就是說再去探討就是說那台中縣的幾個學校他要承辦單位就是大學的學生，大學本身他跟社區大學這樣合作關係他是怎麼樣來做分配，因為他自己等於說他下面的一樣的一個單位，所以說他合作關係就不會發生問題。

可是我們台北市十二所私立大學，他的位置都是利用我們學校中小學，中學

跟高職的這樣的師資來處理，你說要怎樣子的做策略聯盟，我覺得是不太可能，所以我是說光從這個題目你再牽扯到美國的文獻探討、歐洲文獻的探討，我覺得是說會比較有問題，然後我們就看裡面的話，比如說你要探討我們台北市的話。我是覺得說，可以像剛才大同社大這樣的經驗還有我們文山社大他剛開始在成立的時候，他就有跟政大簽了一個圖書館簽了一個合作的備忘錄，但是他裡面應該就是說，要用它的圖書館可以，但是要一年要繳兩千塊或三千塊，他有這樣子的一個牽制，而不是說完全免費，然後剛好實際上現在能夠利用的人我想也是很少，他那邊可能不用錢都只有一百了，要錢的話我可能看沒有十個人。

所以說在假設說要探討我們台北市，文山可以去了一個探討的個案，大同社大也可以做一個探討的個案，因為大同社大有跟那麼多的學校那麼多的科系有去談，所以說社區大學當然社區大學能夠跟大學合作的話一個最好的就是說，你們那個有充沛的師資的來源，比如說為什麼文山社大跟其他社大走的路線是不一樣，因為文山社大剛開始成立就是那麼多的學者專家來做支援，所以他走的就是有比較有他的一個學術性的特色，那其他的社大的話，他幾乎有些老師都是自己來應徵還有透過自己一些主任的人脈關係去聘請的，那當然就是說在這個地方就是比較沒有這樣子的規制，可是現在我們社區大學真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已經在每一個行政區都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教育文化一個中心一個重要的資源整合平台、一個社區服務、一個社區發展、一個社區營造，甚至關懷弱勢，就是已經達到剛才林美和教授講的就是終身教育的一個真諦就是將所學的不僅是提升自我反而要回饋給社區，他已經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的，當然就是說我們因為就真的是因為社區大學它真的在其他機構沒有速度那麼快，像我台北市從一所兩所四所六所到十二所，然後全國也是從一所到現在的八十所，也就是現在速度那麼快，當然有他的需求性，而且它的能見度也非常高，當然他的能見度除了配合終身教育外，還有一些關於什麼公共議題的參與，有一些跟公部門的關係的一個比如說結合。

如果我們社區大學它引進了學院派的老師的話，也可以提升他更多元化的思考，而不限於在這個生活藝能，因為現在就是說實際上再社區大學它運作也在生活藝能佔的課程的老師也很多，當然我們現在台北市已經雖然說早期我們有限定生活藝能佔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可是現在已經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制定，但是我們有說，你計畫性課程就是我們現在公民學程我們才補助你，所以我們現在強調的就是說你的計畫性課程，到底有沒有達到你的標準，甚至我們還放水，就是沒有把你二十門有時候嚴格來講的話，有時候二十門都一學期二十們都還找不到一個學術性現代公民學程。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這個研究的話是不是有沒有可能，或是說你還是要叫策略聯盟，或者說是叫合作機制之研究，可能這個也有商權的一個餘地，還有就是說假設要以台北市的例子的話，我們建議以文山的關係跟那個大同社大來做一個訪問的對象，這是簡單的一些意見。

黃明月教授

我想剛才那個各位都有很多很寶貴的經驗，的確是在談彼此之間的合作或策略聯盟，我想這所謂互惠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不是所謂一方資源多一方資源少，但是其實從剛才各位的實務經驗也好，我想的確事實上社大本身有很多資源，尤其是他在人力資源這一部分，的確對整個我想對於社區對於所謂的區域性大學事實上有很多幫助，不管在所謂研究或是實習場域或是說湖作開發這個地方產業推廣，我覺得的確是他事實上對於所謂的大學有很多他的一個助益。

但是說我們今天既然要談這個合作關係必須要是一個互惠的，有些現代大部分所謂的合作關係比較屬於個別。今天議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制度化，既然要制度化的話就是要說站互惠的立場來講，就是說即使是今天很多大學的老師能夠到社區大學做研究，這研究將來是所謂的分享部分，是不是也要能夠建立一套這個所謂將來在研究成果上面的應用也好，應該他要有是一個分享，應該是一個共用的，所以應該說將來其實是合作開發什麼東西，比如就說變成像什麼專利的話，這兩個之間應該是互享專利權。

我的意思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分享，甚至在資源部分的分享。我們今天要談這個合作機制基本上是希望這個資源的可得性和這個 ability 就是他的方便性使用性的問題，可是在方便使用之外對於大學本身他當然希望不要因此而影響他們學生本身一個資源的利用，對於社大本身來講，他當然希望有個方便的一個地方，既然要方便的話，剛剛這個校長、賈教授也提到說好像學生用的機率不是很高，我想做主要是說那種館藏本身他不是為社大而來的，當然就是說他可能在這個地方也借不到需要的館藏。

所以，既然要談這個合作策略，就是說社大這邊是不是要本身要有一定比例的經費或是經費，等於說在圖書以及設備費的這部分要給大學也是一個比例，或是說他用這個學生人數還是按什麼比例來訂一個原則，將來就是說在經費部分能夠提供給大學那變成就是說他借用大學圖書館的藏書但是學生的方便，可能就是既然要談一個合作機制，應該不是讓學生自己還去掏腰包，什麼掏兩千塊三千塊，應該是說在於學校層級之間的一個制度化的一個概念，學生有個方便性的使用的一個使用的資源，讓建立一個制度起來。

另外我想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剛我想有好幾位老師也都提到，到底為什麼要建立所謂合作或是這個策略聯盟，到底這個研究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說也許大家

都會比較想到說是不是有關於學分獲學位認證的問題，其實剛馮教授有提到就是說，從證照或是學程這一塊來做，因為其實剛剛也提到說我目前在教育委託一個案子，那案子其實是一個比較初步性的就是說所謂學分認證，因為認證跟認可之間是有差異性的，認證是認為說這個課程他是有一個目的最主要是對於大學的高等教育，大學課程的認證。

大學教育的課程認證基本上要有大學教育這樣的一個品質，既然有這樣子的品質的話，就是說通常現在像目前日本韓國，他都是有一個國家的一個機制在把這個課程做一個認證，認證過後的課程將來才可以去累積成為所謂大學的學分，那麼累積到一定的學分他有一個規範，比如你是像大學 128 學分的話，由國家授予一個學位，這是目前大概就是說日本韓國他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是覺得說如果從這個社大要跟大學來做一個合作的機制的話，當然我們是希望從較簡單的就所謂的證照部分或是學程部分，他不是還不牽涉到學位這一塊可能性會比較大一點，因為這個是可以在學校層級來處理的，可是現在在學校層級來處理的話也就是說，要站在互惠，以國外的做法，比如說今天我如果在這個學校你希望我給你學分或者是我給你一個學程，那一定要對我這個大學有好處。

所以就是說我今天這個課程是他有一定的比例，像以韓國來講，你今天在今天你如果想要在假設你在漢城這個大學，你在這個學校修學分，如果你修到以大學來講 128 學分，他已經修滿 68 學分。然後其他是在外面非正規的學校去非正規的或是說非正規的一些機構去修的學分，但是這個學分是經過認證的時後，那麼我漢城這個大學，我可以給你學位，因為你在我這邊修了很多學分，就是超過他有一定的比例，因為就是說你在我這邊這麼多學分你都能修的過，那外面的課程是經過剛才那個所謂韓國的學分銀行那個就是教育部他所認證過的，那麼由我漢城大學提供給你學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今天要做這個合作所謂合作的機制的話，假設今天跟清大或交大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可能至少要在清大跟交大我要修過我比如說 68 個學分或是有一個比例，然後你就學生品質的問題，跟這個整個教學品質的問題，那而且學校也才賺的到一點錢，因為學校還是要賺一點學分費，你社大賺錢你賺，但是我也要賺一點，大家彼此都賺才有一些互惠的機制在，所以我聽說當初空大跟社大所以談不攏的意思是說，空大說搞半天我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我還要給你學位幹什麼；當然就是說你學生一定要在我們這邊修。

我們再定一個比例我也賺到好處，你也賺到好處，所以我想，這個所謂可能在這個所謂制度化的部分是將來所謂合作機制可能比較重要的因素。至於比例怎麼定我想學位是一個比較嚴肅，因為他牽涉到大學學位授予法的問題。

我倒是覺得說可能可以從證照或學程的部分，學校層級比較可以處理的地方

來做一個合作的一個開始，好這是我一點淺見，謝謝大家今天給我很多學習的機會，謝謝。

吳明烈教授

因為今天時間也到了，非常感謝各位這個參與，彙整出很多寶貴意見，這個將會有助於教育部委託我們這個專案的完成，之後如果這個研究報告完成我們會進一步提供給各位來進一步來指正，感謝大家，謝謝。